

烟台，从山海中走来

李卓曦 武眉凌

在北纬37度这一充满灵气的地带上，在辽阔无垠的神州东方，有一座城，名唤烟台。

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是它蜿蜒的臂膀，拥揽起黄海与渤海彼此交融的苍茫。它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，宛如一把坚定的锁钥，扼守着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。

海岱齐鲁钟神秀，这是自然与历史赋予山东的底蕴。它东临大海、中怀山岳，既有重商文化，亦有古国文明。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审视烟台，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地理文化同样多元：黄海、渤海皆在其侧，“胶东屋脊”亦在其内，地处滨海的地理优势带来了通商之利，而莱夷古国的文明之光可上溯3000年前。

未至烟台时，我一直在畅想，渴望在苍茫的大海上，望见一座仙台，那是神话里的海上瀛洲，一个烟霞缭绕的地方。然而，当我踏上烟台大地时，感受到的却是这片土地的敦厚与刚毅。那是历经了沧海桑田积淀下的品格，是枕山负海的广袤胸襟。

二

烟台的气韵是山与海赐予的，它的历史进程也似山海一般，起伏跌宕，潮来潮往。

当时间还停留在《山海经》中的上古苍冥时，名为“鞠陵于天”“东极”“离瞀”的3座山峦隐约勾勒出胶东半岛的形状。一位人面鸟身的东海之神——黄帝之子禺彌，成了东方部落的首领，烟台的历史就这样悄然地被编织进古老神话里，成为莱夷诸部最早的栖息地。为



开始渐渐清晰。

我们若将山东视作一只展翅的雄鹰，烟台无疑就是那锐利的鹰眼：它的心脏连接着中原腹地，目光投向大海汪洋。它既有海上烟波的柔情，也有山川烽烟的壮烈。

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，烟台成了倭寇、海盗垂涎的“美味”，频繁地被侵扰促使其转变为一座海防城市。大明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奇山守御所，狼烟烽火自海岸冲霄而起，烟台城的雏形也

到了晚清，闭关锁国的朝廷被迫将烟台写入通商口岸的名单。作为山东最早、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，烟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，被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。烟台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。它守望着东方悠久的仙山传说、儒家文化，也接纳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、科学文明，重塑起这座城的现代面貌。

三

烟台，是一部山与海铸就的传奇，亦是一幅历史与人文交织的画卷。一代文豪苏轼登蓬莱，发出了“荡摇浮世生万象，岂有贝阙藏珠宫”的惊叹；千古才女李清照在驰向莱州途中，吟念起“好把音书凭过雁，东莱不似蓬莱远”的伤怀。烟台的情韵，已然将古典诗词的豪放与婉约兼容并蓄。

昆嵛山烟霞洞里走出的长春真人丘处机，一言止杀，阻挡了成吉思汗的弯弓大刀。烟台山上，大明王朝抵御倭寇的烽火，成就了无数英豪的赫赫威名。“甲骨文之父”王懿荣在晚清乱世之际，轰动了中外学术界，把汉字历史推到殷商时代。张弼士创建的张裕酿酒公司，则昭示着民族工业的崛起。更不用说星火燎原的红色胶东，还有地雷战的英雄故事、杨子荣的剿匪传奇。

东海如碧环，西北卷登莱。刚柔并济的烟台，像极了孕育它的山与海。刚烈时，风卷浪潮、山林呼啸；温柔时，波涛激滟、和风细软。它经历过战争的摧折，蒙受过外敌的侵辱，却始终没有屈服。它总能用宽广乐观的胸怀去创造新世界，用天地之美孕育万物，用经略之美汇聚人才。

如今的烟台，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力之城。这里的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绘就了一幅避暑旅游、休闲城市的生态画卷，那是烟台自然美好的天性。几千年斗转星移，烟台从荒蛮海岸蜕变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重点建设的港口城市。它发力于高端海洋产业，升级为制造业强市。它凭借港口的先天优势，拓展着海洋物流运输业。

从山海中走来的烟台，在与世界的迎来送往中，开启了乘风破浪之旅，站上潮头，奋勇前进。

上图：蓬莱阁。
左图：石帆鸣影。
高远摄
沈荣民摄



有大家气象。五进式建筑格局，彰显宅子的厚重与恢弘。

除了顾炎武先生，千灯古镇还有一位文化名人，就是昆曲鼻祖顾坚。2001年5月，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顾坚进一步为世人熟知。顾坚纪念馆和顾炎武故居相去不远，一样低调朴素。在顾坚纪念馆里，有昆曲小舞台和十几张桌子，游客们可以一边品茗，一边欣赏昆曲、江南丝竹乐、苏州评弹等，享受惬意而自在的时光。

不过，千灯古镇之美，还在于夜色。

我看过了秦淮河的夜色，在静夜的灯火里，能感受到流淌的古筝和琵琶韵律。如果说秦淮河的夜色是浓妆艳抹、风姿婀娜的，那么千灯古镇的夜色就像是发髻高挑的少女，她没有秦淮河繁华的桨声灯影，却多了一份清丽质朴的娴静。

走在千灯古镇那条近两公里长的华东第一石板街，每个街角都恰到好处地悬挂着灯

盏，灯光朦胧而温柔，淡淡地照洒整条街巷。脚下的石板路面，千百年来被无数步履打磨得溜光圆滑。两侧楼檐斜挑而出，遥对那片流霞黛影。小街两旁的店铺里，不时传出些招呼声，听那吴侬软语，竟如唱诗一般，令人迷醉。那一灯、一街、一檐、一铺，成就了这条古镇小巷的经典印象。

跨过几座古朴的石拱桥，沿着千灯浦那条依河而建的长廊漫步，已有月色漂在河心。偶有夜游的船只划过，浅浅的灯光下，被漾散开来的月影，一层又一层，如一条条白练，伸向埠头的石阶。夜风凉爽拂过，舒适宜人，一排排灯笼悬挂在长廊下，隐约间，和不远处延福禅寺的千年秦峰塔遥相辉映。此时，自船公手中流出的朴素桨声，已悄然穿过千灯浦河道上的古拱桥，渐行渐远，消融在千灯古镇的夜色里，漾散在一阵似有若无的丝竹之声中。

此刻，古镇静谧，月色依旧。
下图：千灯古镇夜景。

“侧叠万古石，横为白马矶。乱流若电转，举棹扬珠辉。”长江波涌，逆水而上，轻舟穿越李白写下的豪放诗境，前方南岸白塔隐约可见，宛若翠峰顶上一朵祥云。看，临湘塔！清光绪七年建造，140多年的古塔呢！艄公刘大伯兴奋地说。

谈笑间，船抵江滩，逶迤上岸。蓝天白云下，儒矶山上的临湘塔，就像被鲜花与绿树簇拥的巨大玉笋，巍然屹立，直指苍穹。穿越临湘塔生态文化公园，拾级而上，来到塔近前。仰望实心塔身，高约33米，由青砖条石砌成，八方七级，花岗岩塔基，砖座束腰，短檐挑出，彩绘精妙，麻石脊翘，颈系铁质风铎。塔饰白石，莲花宝顶，铜尖耀眼。塔下镶嵌汉白玉匾，镌刻有临湘塔简介。风铃声声，叮当悠扬，似在讲述塔与江、人与地的昨与今。

大伯解下毛巾，擦拭着汉白玉匾，转身笑道，这可是一座福塔啊，听父辈们说，还是咱老刘家一代名将——刘璈倡议捐资修建的。环塔一周，果见塔铭，详叙首任台湾兵备道刘璈两次赴台，奋力御外的卓著功勋。此塔，是他第一次赴台履面前，专回故里——岳阳临湘陆城择江而建的，以祈镇守风雨，保民平安。他还请“文章雄九郡，桃李遍东南”的湖湘名士吴昌硕撰写塔铭，给后世留下名篇《临湘塔记》。

正午的阳光，打照在塔铭上。轻声吟诵，顿感隽永蕴藉。放眼望去，塔影荡漾于长江的粼粼波光，田野与碧水依偎，塔江守望，自然天成，共融同生。

见我们望着平静的江面出神，刘大伯感慨地说，这几年，难得的好光景啊，1996年、1998年两次大考，暴雨百年不遇，江水很快就漫堤了，真是险呀！咱们临湘38.5公里江堤上，来了好几万抗洪大军，苦战近80天，筑子堤、固堤垸、堵泉涌，保住了江南几十万亩良田，打赢了防汛抢险大战啊！

大伯走到塔下，抚摸塔壁，沉浸回忆中。他说，抗大汛时，我们傍塔搭帳



塔望安澜

杨志宏

篷，日夜处险，风餐露宿。累乏了，靠着它歇会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它就像一个湖湘硬汉子，任你电闪雷鸣，任你暴风骤雨，任你浪高三丈，140多个春夏秋冬，都走过去了。咱们湖湘人霸道得蛮，耐得烦，不信邪，腰板子硬扎得很呢！说到此，他开怀大笑，声似洪钟。

随行的文学学者汪教授告诉我们，两次特大汛情后，临湘全面整治长江岸线，长堤全程加高2米；疏通河床，片石水泥护坡，大堤因此固若金汤。眺望远方，北边碧波荡漾，南边绿树如茵，中间堤上新铺的黑色柏油路，如一条伸向远方的纽带。江波为曲，丛林作谱，百姓填词，共同奏响了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壮歌。

走！到下边临湘塔生态文化公园看看，大伯边走边说。绕过几棵高大香樟，但见前方绿树如烟。精致的木亭，玲珑的假山，金灿灿的黄菊，引来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。一名小女孩正与爷爷放着风筝，稚嫩笑声如银铃一般，飘向蓝天。刘大伯说，这原来是个大垃圾场，毛荒草乱，碎石成堆，现在，大变样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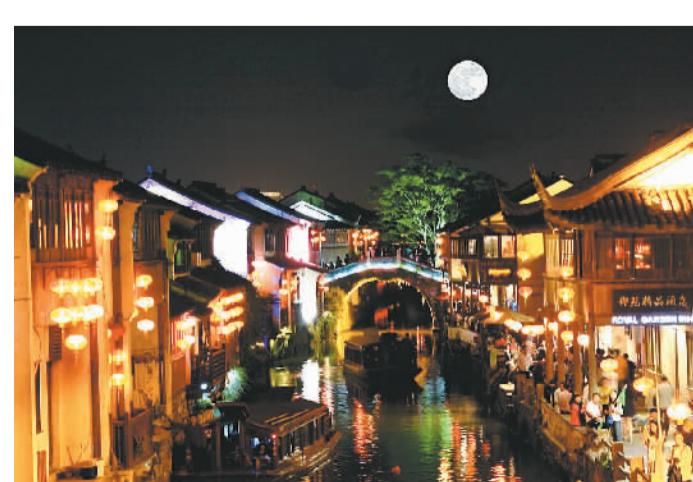
漫步园北，芦花似雪，润风拂面。汪教授说，长江岳阳段共163公里岸线，沿线不仅有儒矶山、临湘塔，还有家喻户晓的“三把半锁”，即南岸的道人矶、寡妇矶、鸭郎矶，对面湖北洪湖的白螺矶、柳林矶和螺山矶，这些统称为三把“锁”，而临湘白马矶为“半把锁”。这些巨礁潜藏江中，以阻波缓浪，“锁”住湍流，护佑江岸，确保安澜。

江堤宽阔的斜坡上，青草织成的标语——“一江碧水，美丽江南”格外醒目。青山、白塔、碧江、绿堤、田野……广袤大地，一派葱茏，生机盎然。金色秋风今又是，江南换了新颜！

上图：临湘塔生态文化公园全景。
舒学海摄

我游走过江南水乡的很多古镇，周庄、南浔、西塘、乌镇……大家都说江南古镇大同小异，而这小异恰是古镇的唯一美之处。

千灯古镇位于江苏昆山，原名“干墩”，名出吴越争霸。因小镇没被过度开发，很多区域还保持着原本风貌，更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魅力。小镇不大，不过方圆几公里，却有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出生于此。顾炎武故居门面不事张扬，入门庭院清静整洁，但是越往里走，越



夜读千灯古镇

应红枫文图

有大家气象。五进式建筑格局，彰显宅子的厚重与恢弘。

除了顾炎武先生，千灯古镇还有一位文化名人，就是昆曲鼻祖顾坚。2001年5月，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顾坚进一步为世人熟知。顾坚纪念馆和顾炎武故居相去不远，一样低调朴素。在顾坚纪念馆里，有昆曲小舞台和十几张桌子，游客们可以一边品茗，一边欣赏昆曲、江南丝竹乐、苏州评弹等，享受惬意而自在的时光。

不过，千灯古镇之美，还在于夜色。

我看过了秦淮河的夜色，在静夜的灯火里，能感受到流淌的古筝和琵琶韵律。如果说秦淮河的夜色是浓妆艳抹、风姿婀娜的，那么千灯古镇的夜色就像是发髻高挑的少女，她没有秦淮河繁华的桨声灯影，却多了一份清丽质朴的娴静。

走在千灯古镇那条近两公里长的华东第一石板街，每个街角都恰到好处地悬挂着灯